

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实绩显著,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和窗口。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与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网络文学能为中华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提供哪些参考与启示?在新的媒介环境与文化潮流下,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可从哪些角度进行更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本期特邀请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性与国际传播等话题进行交流探讨。

——编者

## 网络文学的“世界性”及其场域学研究视角

□夏烈

对于中国当下新兴文化的国际传播而言,网络文学的“世界性”表现得鲜明而实在。各种宣传报道和研究统计愈来愈构成着我们的文化态度和文化表情。其一是自信,10余年来,网络文学“出海”的实绩——海外用户访问量破10亿人次,翻译出海累积作品约16000余部,带动生成海外网络作家约41万名、海外原创作品约62万部,阅读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这使我们确信中国网络文学创造的故事库及其视听产业链拥有足够的世界受众,无论从广义的中国的故事(中资平台生成的创作阅读系统)还是狭义的体现中国形象、中国价值、中国审美的“中国故事”看,都发挥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功能。其二是自觉,网络文学的世界性可远溯至199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海外网络写作实践,但早期的萌芽并非“自觉”的世界性。今天,可以与世界文化和读者构成传播、交流、贸易等多位一体关系的网络文学的“世界性”,乃是由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各种文化力量共同建设而成的,它已发展出“自觉”的大文化构想和创意经济学。

### 网络文学世界性的三大要素和基础

从中国网络文学世界性的发生发展来看,网络文学较为迅速地走出国门并不断从亚文化、社群文化扩转至大众文化、主流文化,至少包含了三个要素和基础。

首先是媒介的要素和基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设备的发展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媒介技术的变革更深刻影响着文化的逻辑链路,反映着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递进与裂变。相较于这一时期的数字视听艺术作品,网络文学呈现着媒介大陆过渡阶段的“混生”“混合”性特征。文字层面上,它延伸着旧媒介大陆的诸多特点,比如完整的故事文本属性、非视听语言中心创作、对通俗文学叙事和民间价值的传承;同时它又旺盛地生长于互联网的新媒介文艺序列之中,一方面不断接受新媒介的改造,呈现出变化的、强烈的网络性,一方面则以头部内容和粉丝经济等为“下游”其他新媒介文艺的发展输血奠基。伴随着IP的视听改编、文艺评论的强社交介入、读写共创、数据库写作等,网络文学的新媒介属性引发了新鲜的理论内涵和阐释空间。无论从全球基建化的新媒介技术还是从网络文学创作的网路性来看,都印证着它是新媒介时代的产物,天然具备显著的“世界性”。

其次是故事的要素和基础。网络文学广为流传的密码是“故事”,这源于全球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传播与接受的特点。今天,以网络文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机制极大地满足着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的文化诉求,“故事”作为当代人类世界文化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以及古老的充满经验的“引渡”人类精神谱系的容器,在文化工业和数字时代依旧被选择作为“人文”的核心。网络文学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世界性“故事

仓库”,它从历史和世界故事海洋中汲取灵感与素材,在现代文化工业体系中学习叙事模式和当代感,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契机,用近30年时间构建了超3000万部的故事储备,造就了中国文化产业世界性特性的坚实基础。

再次是文化贸易的要素和基础。从网络文学出现较稳定的营利模式,到网络文学概念公司纷纷上市,借助新媒介产业的全面实践,网络文学产业作为独特的“中国样本”,在2010年左右全面“出海”,在世界市场复制和调整其产业策略,发展出从“版权出海”“翻译出海”到“生态出海”的一系列国际文化贸易的“中国模式”。网络文学的创造性同样启发了影视出海、短剧出海等平行市场,共同缔造着21世纪中国文化贸易出口的新篇章和新景观,预示着世界大众文化发展流变的“中国时间”逐渐到来的巨大可能。

上述要素和基础的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红利不断释放、深化的结果,也是国人由接受世界性、融入世界性到输出世界性的历程。网络文学作为一种载体和象征,其中充满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乃至“后人类”的驳杂内容以及下沉市场的营销惯性,作为各种现代性的集合,它在文化意义上表现着中华文化主体应对世界挑战、在长期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形成的转化力和生产力,在总体上反映并实现着中华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 网络文学世界性研究的场域学观照

网络文学的世界性因此既是其文本系统的世界性——世界文化、文学双向交流互鉴的创作内容的世界性,也是关于技术、传播、贸易等在内的更为广泛的世界性。在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中,始终能看到其作为21世纪的创意经济和文化创新战略的价值、路径。这些特点在过去不被重视,然而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艺将这些“外部研究”内部化了,它们指示出当代文艺作品和产品的普遍语境与普遍形态,构成了新型的理论和实践体系,直接冲击着创作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传统学科及其人才培养,甚至已然构架、形成了一个明朗的“新文科”体系的结构与特点。

网络文学的世界性研究同样是一个诉诸“系统观念”的时代命题。一方面我们必须系统全面地认识网络文学,研究它各个面向的细节情况,得出科学的结论;另一方面,必须系统谋划其在总体之中——比如世界性的文化传播与影响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中的位置、关系等。换言之,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已不足以构成网络文学世界性的“系统”性研究,比如网络文学在世界传播和影响中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文化外交、共融经济、文化冲突和文化交往、国际间参与式传播与网络社交等命题,都不在传统文学的系统之内,但对网络文学的研究而言是直接和重要的。

因此,为网络文学的世界性研究建立一种场域学的

研究方法和视角就变得十分必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的思维方法在网络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化,是“系统观念”观照下的内外部研究的统一。2014年,笔者曾在《影响网络文学的力量》一文中勾勒了网络文学的生成发展在国内社会文化场域中的力量关系和合力矩阵,以“四种基本力量”为梁柱的场域构架及研究对象放大至国际范畴后,同样有良好的概括力和解释力。在笔者看来,网络文学的世界传播力量主要有国际读者和粉丝群、国际间产业和资本、国际间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世界接受情况研判传播和影响的具体不同,如影响的受众阶层、国别和渠道等接受者画像,清晰他们的文化态度,是知己知彼也是科学研究的必须。二是及物的在地的田野调查和问卷取样等普遍不足,研究的文学社会学单一手臂尚未展开。缺乏一手的调研,尤其是仅通过资方的单一数据和陈述得出的传播信息,对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甚至产业研究、文化战略研究而言还不够充分。三是缺乏系统观念的指引。国内对网络文学“出海”成果乃至海外汉学的网络文学研究总体上显得零敲碎打,而场域学的视野是对网络文学世界传播和影响实在的概括、抽象与反哺,只有依赖系统观念才能发现其中充满的互动性、可能性和张力效应,也为下一步网络文学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构建提供方法论基础。四是更多有趣的文艺、文化理论将在场域学的系统中找到接榫,获取一种总体性。比如作为粉丝文化、参与文化的“产消者”“阅评者”及海外原创网文的研究,就可以在“国际读者和粉丝群”的研究中获得深入解析。比如IP或者AI介入后的网络文学产业研究,就可以在“国际间产业和资本”的力量中得到较全面的预测;比如文化冲突理论和交往论,可以在“国际间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探讨中提出当前文化外交和大众文化渠道的沟通方案;又如跨文化传播中的精品化策略以及网络文学的世界文化互鉴等,就可以在“网络文学海外汉学”的认知中深入探讨谋划。

概言之,在网络文学的世界性发展及其场域理论的建设中思考当代中国新兴文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为我们领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观念,开辟“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的崭新局面带来新的工作维度。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教授)

## “AI+IP”：助推中国网文出海辐射力

□郭景华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网络文学走进全球读者视野,网文出海规模持续推进,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重要窗口。

当前,AI技术给网络文学IP开发带来巨大变革与冲击。早在2019年,阅文集团与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共同携手启动了AI赋能网络文学的“IP唤醒计划”。基于阅文集团旗下百部原著和主人公IP为主要分析蓝本,利用AI新科技助力,建构交互虚拟世界,读者可参与剧情创作,与个性化定制IP互动对话,从而形成意大利学者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笔下的“开放的作品”(Open Works),即由读者与作者共同参与生成的、开放性的网络文本空间。阅文集团副总裁、总编辑杨晨曾表示,AI的功能触角为网络文学创作带来不可小觑的附加值。“AI+IP”系列技术的成熟,将极大释放IP开发潜能,推动网络文学生态升级。

2024年7月12日至14日,第七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在京举办。会议上,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的蓬勃态势再度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大会的分论坛之一以“IP开发与科技创新:共筑网络文学新生态”为主题。论坛上专家学者们重点探讨了ChatGPT如何使得网络文学与大众文化、泛娱乐产业构成链接,并讨论了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网络文学创作与IP化方面的互动图景,探讨如何推动数字内容产业生态链的良性发展。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表示,借助AIGC,阅文集团正在打造图文、声音及衍生物一体化的IP多模态平台,同时积极探索线下文旅等新场景,打造IP全产业链联动新范式。爱奇艺AIGC科技创意指导王庆丰阐述了算法和算力的发展带来AI

技术的突破,生成式AI是创意行业的新质生产力,也将成为重塑行业的新力量。

随着互联网生态的蓬勃发展,“网络文学+”的前景更为广阔。比如“+传统文化”,借力更多文艺精品鉴古知今;比如“+新闻出版行业”,推动更多出版机构与网文平台深度融合;比如“+动漫微短剧”,促进双方相互赋能、融合发展。“+创新性概念”,为网络文学行业寻求高质量发展路径创造了无限可能。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表示,在AI技术日新月异进步的情况下,推动网络文学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对建设文化强国意义重大,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实践。

欧阳友权曾在《哪里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一文中提出,1991年诞生于北美的华文网络文学电子刊物《华夏文摘》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这一溯源为中国网络文学找到一个可供认同的时空坐标。而今中国网络文学已迈步向前30余年,中国网文已彰显世界性面向,世界网络文学的“中国时代”已悄然来临。

当前中国网文出海的四大趋势分别为:一、AI翻译,加速网文“一键出海”;二、全球共创,海外网文规模化发展;三、社交共读,好故事引领文化交流;四、产业融合,打造全球性IP生态(详见《2023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之路,从初期的版权输出逐步深化至文本输出,再到当前IP多元化传播及产业化输出的全面拓展,完整的海外传播体系已初见规模。

AI新技术应用的持续深化,推进网文作品外译工作规模化、效能化,“一键出海”“全球追更”已成为态势。在AI助力下,翻译体量飞速跃进,翻译效率极大

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打造各领域专用术语词库,并实现开源获取(Open Access),翻译成本锐减,而翻译质量同样喜人,能够辅助海外读者顺利推进阅读。推文科技CEO董晖认为,未来,通过人机协同优化翻译质量,中国网络文学走向海外将更加顺畅。

伴随AI数智技术赋能已然成为释放IP活力的有效推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更是中国IP能够走向全球的最大底气与丰盈来源。中国网络文学担当中国叙事新平台,将中国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窗口。此外,伴随着“国潮”写作成为2023年网络文学创作风尚,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如民间传说、历史典故、非遗文化等,融入转化为网络文学的多元创作题材,相关出海作品更是广受好评。与此同时,IP改编出海作品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与凤行》《庆余年(第二季)》《墨雨云间》《雪中悍刀行》《半夏传》《万相之王》等网络文学IP改编剧集部部火爆并火到海外,先后登陆YouTube、Viki等欧美主流视频网站。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说:“中国网文在全球范围内的粉丝基础相当可观。有业内人士将中国网文与美国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并列

为‘世界四大文化奇观’。尤其伴随着人工智能新技术浪潮和全球IP产业链的发展,网络文学多形态输出空间巨大,快节奏、强情感的中国作品能够引起全球共鸣。”随着新科技革命的风起云涌,世界网络文学的“中国时代”正在路上,阔步向前。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艺批评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成为网文研究关注重点之一。以2023年数据来看,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达到383亿元,网文出海总量则达到69.58万种,出现积极增长态势。很多研究者将研究视角放在数据库建设、传播接受、中国故事模式、中国形象等方面,特别是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关乎当代世界如何想象中国、中国道路如何形成话语魅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这是当下文化事业的重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要借助新传播形式赋能文化感召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内外衔接与联动。

其实,中国网络文学的“中国想象”与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想象”是“一体两面”的,共同致力于海外中国网文的传播,也共同服务于文艺“当代中国形象”的塑造。网文的“中国想象”有中国文化符号,比如功夫、中餐、古代服饰、古代戏曲和礼仪;有中国化场域,比如风景名胜地、古代建筑;也有中国神秘文化元素,如佛道密藏、幻术、墓葬等。有研究者指出,女性情感、未来想象与传统文化,是中国网文出海最具影响力三个面向。“世界想象”表面上看,是中国网络作家“如何想象世界故事”,带有异域性、他者性,也有利于拓展中国文化主体视阈,沟通世界与中国文化心理,展现中国当代形象包容力和创新力。学者巴柔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因此,“形象”即为两种文化之间文学或非文学的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海外中国文学传播的一大目标,就是将作家个人塑造的文学形象转化为“社会共享”符号,文学传媒方式的改变影响到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接受,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展现出有特色的“世界想象”。夏烈以“中华性”为目标,指出中国网络文学有“传统”与“创新”、“国际”与“民族”的两面性。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想象”是其“国际性的”体现,也是中国网文主体建设的一部分,也应为海外网文传播的关注点。

首先,中国网络小说表现出“重述世界史”的强烈兴趣。这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更关注本民族“现代史”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特点在网络穿越题材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小说显现出当代中国对全球化历史的强烈重述愿望。克洛德·拉尔谈及中国人的历史观时认为,“宽广历史全景”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内观法”是其独特内涵。不同于欧洲史家“专注一国”的态度,中国网络文学作家试图重新恢复全景式和内观法史观建构,“世界史”正在变成“中国史”想象的一部分。西方文化不正是被妖魔化的“他者”,也不再是“拯救者”。这些作品既颠覆西方对中国的奇观化想象,反思全球化秩序对他者文化的倾听、解读和吸纳,也表现出主体文化的自信和包容力。《征服天国》中,丁超穿越中世纪,在圣城耶路撒冷重现骑士荣耀;《巴比伦王妃》里,女记者韩妮坠落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一名女皇……此外,对于罗马帝国(如《荣誉之剑》)、二战欧洲(如《德意志的荣耀》)、苏联(如《苏俄再起》)等很多“世界史节点”,中国网文作家都表现出极大热情。即便“穿越”本国历史的小说,作家们也表现出全球化拓展的想象。如《大明锦衣卫》里,锦衣卫贺六与荷兰女公爵共同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东海屠》则虚构了明末由中国带领的大航海时代。

再次,西方文化背景的“西方奇幻”是网文重要类型,也表现出中国网文“世界想象”的另一个面向。《裹读》《佣兵天下》《紫川》《历史的尘埃》《兽血沸腾》《魔法学徒》等有魔法、骑士、吸血鬼与狼人、北欧神话等西方元素设定的网文,曾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非常流行。这些作品不单是西方题材“文本盗猎”与“同人”作品,更表现出其“中国化”特质。勇气、责任、牺牲等正能量被凸显,世界的残酷复杂设定与主角的主体意志,共同服务于庞大世界观体系,被赋予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人融入世界、创造世界的文化自信。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小人物,如《裹读》的罗格、《魔法学徒》的少年恩莱科,他们历经艰险,始终守护着心中家园。这些西方奇幻故事背后,不仅有他者文明背景,也有中国人传统儒道释思想的渗透,展现着中国文学对异域文化的吸收改造。近几年,稍显颓势的西方奇幻网络作品再次借“克苏鲁”和“蒸汽朋克”等西方文化元素风靡网文界,《诡秘之主》就是代表作之一。主人公周明瑞穿越到一个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变成大学生克萊恩,开始了宏伟史诗般的人生旅程。小说中的“宇宙恐惧”“空想科技”“未来复古”等世界体系设定,既有效地承接了西方奇幻传统,又表现出中国“天人合一”等传统理念的影响。

再次,近些年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想象”,更多以末日、重生、科幻、悬疑等多种类型融合为表征。比较早的科幻文学,如刘慈欣的《三体》,突破了新时期以来纯文学的“本土/西方”的民族国家叙事,更多表现在人类共同体意识之下,以“地球/宇宙”为新时空坐标,表现出宏大的世界观设定与人类反抗命运、探索自然的勇气。有的作品,如废土题材的《黑暗血时代》,前半部以末日抗争为主,涉及地球各个国家和种族,后半部则以太空生存权争夺为主,弱肉强食的世界与人类的情感形成巨大的道德反思。天瑞说符的《死在火星上》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地球消失后的火星,以主角唐跃与麦冬在火星的生存为线索展开,把“地球消失”“逆境求生”和“重建家园”三重情节元素交织,小说中有着庞大复杂的世界观设定,也充满着乐观诙谐的人类勇气的表现。类似的优秀科幻作品还有鲟鱼堡的《末世神权时代》、咬狗的《全球进化》等。这些作品中,主人公的民族国家身份融入“地球人”的生存权和使命感、民族和种族的差异也在“人类共同体意识”之下被更好地包容。这些小说大多以中国人为主角,更多是以中国智慧为思维的“地球人”抗击异种入侵,在广大宇宙中求生存的故事。庞大的世界观设定有了共同体意识,才能更好地破除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实现作品的有效传播。

综上所述,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想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其在古言现实、都市、游戏竞技、现实主义等各类题材中都有表现,应成为中国网文海外传播时重要研究点之一。成功的国家文化传播,不仅需要成熟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也要有成熟发达的“世界意识”,才能更好地增强传播吸引力、拓展传播容量。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想象”,还有助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中国文化的主体魅力。好莱坞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作品,日本文学的“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等,都是可供参考的相关案例。当然,在对此话题的研究中,也要注意在“中国故事”的基础上,尊重既有文化体系与故事传承,注意共同体价值与中国文化主体价值的统一。相信随着中国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及其海外传播不断深入,这一问题也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文学博士)

## 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想象」

□房伟